

# 柳暗花明缕语丝

白庚胜

1996年4月，正当“暮春者，春服既成”时节，我忐忑不安地将博士论文稿《东巴神话研究》于答辩前最后一次呈往导师马学良先生请益。那时的马先生已经82岁高龄，但仍强忍着视力衰退等疾病，为我的书稿作了全面点评，并予以充分的肯定。只是，在文中辨析龟蛙处，马先生提醒了一句：“此说成立，但今后必须格外注意转音问题。因为，如无多种证据支撑，很容易产生转音错误。”当我行将取回论稿归去时，马先生缓缓地从我手中取出一本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编著的《纳西语料》交给我说：“语源、语义研究不能仅限于词汇，而要扩大到词组、短句、复句，尤其是民间故事等语言片段。只有这样，一个词的音义及其变化过程，才有宏观的语言、文化环境。而这个专著是桥本先生调查你们纳西语料”的成果，可拿去作一参考”。激动之余，我在心底里感念道：导师，导师，您又一次把我的学术研究方法引入了一个新的方向与境界。

关于语言材料问题与作者桥本万太郎先生，我都不太陌生，因为在先生讲授语言学文化概论时，就已介绍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于1972年编成《方言词汇调查手册》，以及日本语言学家桥本万太郎著有语言学名著《语言地理类型学》等情况，要我认真学习，我亦乐而为之。

令我意外的只是作为语言地理类型学家，以汉语客家话及晋方言研究闻名于世的桥本万太郎先生，居然还关心过纳西族文化，并编著有《纳西语料》一书！

凭借着在日留学多年的经历，我算是比较熟知日本学界研究纳西文化的历史与人物及其成果，还写过有关这方面的一些介绍文章。但是，我全然不知桥本先生在国际纳西学领域曾有此作为，只知民族学界的山崎寿和、白鸟芳郎，文字学

界的山田胜美、西田龙雄，神话学界的野藤清司、村井信幸，民间故事学界的君岛久子，民俗学界的斋藤达次郎，文化学界的諏访哲郎等学者有关纳西学的建树。

惊诧之余，我开始寻找桥本先生及其这项工作的缘起与脉络。一经探访，方知桥本万太郎先生出生于1932年，早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大学院，后来先后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夏威夷大学等学习和任教，最早攻读的是汉语音韵学，导师为华人教授王士元先生。毕业后，他与同出一门的余霭芹女士结为伉俪，正如高本汉、马恒然、葛浩文、顾彬、罗多弼等众多汉学家那样成了华人女婿。他的博士论文即是《中古汉语音韵学》。

由于天分、勤奋使然，以及夫人的全身心地助力，毕业后的桥本先生先后创办杂志《麒麟》《中国语学报》，致力于古汉语及其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推出了《论中世纪巴思巴文》的汉文》等许多大作，一时誉满学界。进而，他又开始在东亚、西亚、东南亚广大地区作田野考察与学术交流，着迷于语言学文化领域，终成一代大师，创立了语言地理类型学，在国际比较语言学界尽得风流。

遗憾的是，在我首次公派留学日本大阪大学攻读日本语的1987年11月，桥本万太郎先生因劳累过度刚刚于不久前溘然仙逝，使我失去了前去拜识的绝佳机会。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部《纳西语料》是怎样登上马先生的书架的，但从让仲久先生为其所作的序文中了解到，它由桥本先生长期供职的东京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以原作者名义、根据其数以千计的原始记录卡片编纂而成。至于具体的考察时间地点，则在1971年的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我所能领会到的是它应该来之不易，因为那时中日尚未实现邦交正常化，而日本学术界对纳西文化的关注

却起始良久，并与日俱增，但所用资料主要依赖欧美学者、我国台湾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显然，作为热衷于中国古老语言文化探秘的学者，桥本先生只能到与纳西族同处喜马拉雅山脉且同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分布区域的中尼边境去开启他的纳西文化之旅，并先行锁定了在纳西语材料的收集上。

后来，我才在宣蕙英女士所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了解到：那时，苍天不负有心人，桥本先生虽不能进入中国境内，却“得来全不费功夫”，意外地与多年旅居加德满都经商且熟悉汉、纳、藏、英、印、尼六种语言的宣蕙英女士相识。而精明、貌美的她，正是纳西族出身的丽江大研镇人，并早于新中国成立前就和藏族夫君高尼玛一起经茶马古道来到了这里。那时的她并不孤单，因为长期以来总有一些纳西族商人从西藏进入喜马拉雅山麓，加德满都、孟买、加尔各答、德里、新德里、噶伦堡都留下同胞们的足迹。作为女子，她是在现代纳西族历史上经印度到达尼泊尔商的第一人，于是，她与桥本万太郎的一段纳西族语言文化旷世奇缘就此开始。

那时，宣蕙英用一段不太长的时间每日与这位语言学大师在品尝咖啡或是滇茶之余用英语、汉语作交流。对方按照普林斯顿大学制定的《方言词汇调查手册》范式提问，并用国际音标记录，而她则尽其所能地作有关词汇、短句的纳西语发音、释义。最终，桥本先生从尼泊尔满载而归。遗憾的是，对这些弥足珍贵的手写卡片还来不及作整理，桥本万太郎先生便“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使当时方兴未艾的国际纳西学，尤其是日本纳西学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本欲作纳西族语言文化研究参考，并为将来编纂一部《纳西语料》做准备的我，打开这部《纳西语料》却发现，其中所收共4335个词汇、132个句式，有80%许存在错误。

具体为：汉英对译有误、音位记录失准、汉纳词汇混淆、无却错成有的词汇不少、有但缺的词汇过多、一词多义未顾及、一词多词被忽略、方言方言多被抹杀、句子成分缺失、短句复句语法失范，等等。

这些不足的存在大约出于以下原因：记音人没有纳西族语言文化背景，缺少记录纳西语经验，《纳西语料》非自我编成，又并未在之后做实地田野作业加以补充修正，并且发音人具有唯一性，记音地点在异域。而在发音人一方，由于成长于大研镇语言文化圈，受汉语影响严重，与纳西语各地方言绝缘，对纳西族生产生活陌生，离乡时间久长，从而出现误发、错发、乱发、漏发音释义的情况。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不足，却是不可无视的缺点。我一时无言，只能出于对作者、编者、发音人的尊重，尤其是对纳西语准确度的苛求，暗下决心也要依普林斯顿大学版《方言词汇调查手册》的基本框架，编纂一部《纳西语材料》，供国内外纳西语学者研究者参考。

只是我从2001年起被先后调动在多个岗位担任领导工作，使这一夙愿久未遂愿。在一拖二十余年后的又一个清明时，我才编纂完成此作，了却了一件心事，以向马先生报告我的一丝学习成果。而此时，马先生离我们而去已经23个年头。我不禁在胸中低低心语：马先生，此时，您是否正与桥本万太郎先生、宣蕙英女士等，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往事必然如烟，记忆常也不尽可靠，却总有一些场景在脑海中留下深深刻痕，一经触发，便活泼泼来在眼前。

那是在50多年前一个初夏的早晨，我骑车从山东曹县的南园出发，去河南商丘的裴作庄林场，看望在那里放蜂的哥哥。虽然说起来是两个省，实则距离只有约二十里。当时的我十二三岁，恰同学少年，和风拂煦，即便是频频停下来打探道路，也没用太长时间就抵达该林场。鲁豫两省以黄河故道分界，昔日的滔滔巨流已变为迤逦沙丘，林场人在沙丘上遍植不畏干旱的刺槐（更普遍的叫法是“洋槐”），大多数已有碗口粗细。适值开花时节，弥望皆繁繁白华，挨挨排排，在古河床上蜿蜒远去。

眼前大片美景，脚下的路则黄沙堆簇，难以骑行，只能下来推着走，推得自己大汗淋漓，渐渐便觉得推不动了。裴作庄林区没有大门，所谓道路也就是林间隙地，沙梁连着沙窝，想找个人问路也没的。无奈之下，我将自行车锁好停在路边，试图穿越树林去看看，孰知在林中兜兜转转迷失了方向，连车子在哪里也找不到了。鲁西南称自行车为“洋车的”，当时乃家之重器，又是借来的，万一丢了非同小可，可心中越是着急，越找不到，到处都是沙土疙瘩与模样近同的刺槐，似乎走不到尽头。不知过了多久，总算遇到林场工人，把我领到养蜂人借住的小屋，而哥哥闻知奔出，几乎没费什么事，就把车子拎来了。

我在那里待了两天，曾戴上防护网帽，与哥哥一起摇蜜；也跟着他在林间散步，一股清甜的香气从四面八方弥漫而来，令人陶醉。哥哥告知洋槐花的花期较长，槐花蜜质量上佳，是养蜂人的幸福时光。记得他的床头塞着一部《养蜂学》，上下两册，好像是苏联专家写的，我读得兴致盎然，心中幻想着有朝一日做个养蜂人，每年逐花期而动，遍历名山大川，真是太美了！我把这个想法对哥哥说，他表示了有限的支持，也说到养蜂很艰苦，还有蜂王会带着蜂群逃跑，飞上树梢，要设法带回哈哈的，令我愈加神往。

数年后哥哥进县城当了工人，转干晋升，可一谈起养蜂便眉飞色舞；而我先闻关东，再进兵团，考大学，却也忘不了那次在刺槐林海中的迷途，忘不了那一望无际涯的洋槐花。说到这个树种，实在是大过普通和普遍了，屋角巷头随处可见，就连京师后海恭王府中的天香庭院，竟也有它傲然的存在。此处堪称恭亲王府最优雅的院落，正殿为宽大的月台，而台阶两侧，各有一株高大挺拔的刺槐，树干粗壮若抱，树冠遮天蔽日，春夏之际繁花满枝，香气散溢。据说刺槐是在18世纪由德国人引入中国的，首先在青岛种植，大约在不久后，就因花萼之美进入京城的王府，再后来发展到到处都是。而其树干毛糙，浑身带刺，也显得粗鄙不文，不久便跌落尘埃。不知何人何时在垂花门内栽下两棵西府海棠，传为府中嘉木，春回常有人来寻芳，刺槐虽少人问津，却无人砍斫，得以自由自在的成长。20世纪80年代末我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学刊》，编辑部设在东厢乐古斋，外间有小床一张，便是晚间的黑甜乡了。最喜同事们下班之后，天香庭院归于清幽，邀来三五好友，在月台摆上小桌和花生米，喝酒闲聊，唇天齿地。如果遇上洋槐花绽放则更好，即便是花期已过，我也会忆起那次的黄河故道行，偶尔也会讲述自己的历险记，讲述哥哥在洋槐林中放蜂的故事。弟兄们听得多了，开始

# 哥哥的洋槐花

卜键

调侃与二度创作，也给这个故事拟了个题目——哥哥的洋槐花。

而庭院中孤零零一两棵刺槐，与黄河故道上绵延数十里繁花的视觉冲击力，实在相去辽远。一次到怀柔开会，就在城北水库的大地上，竟也发现成行成片的刺槐，老幼错杂，开得那叫一个烂漫。其也成为我与妻子一处流连忘返之地，几乎每年的五月花季都要去看看。有一年哥哥来京，特地拉上他前往一游，居然遇上了一对养蜂的夫妻，聊了好一会儿。

不知不觉间已入老年，退休后我在燕山脚下租了一个小院，读书写作，岁月静好。曾看到一篇网文《谁的晚年都是一场风雨腥风》，当时并未觉得与自己有太多关联。岂知去年四月，一向健康、尚未退休的妻子突患重疾，生活顿时乱了套；到了五月，老家又传来哥哥病重的消息，而且是两种病同时发作。艰难的一年过去了，妻子已然康复，我们特地去了怀柔水库，携手徜徉于大堤之上，花期稍过，但仍可见小山包有几棵老树，铁枝白萼，仍是那熟悉的洋槐花。我们庆幸上天的垂顾，也为哥哥祈祷，对着老槐新花祈祷……

哥哥的身体每况愈下，几天前来京求医，住在我们的小院。曾经高大英挺的他、我和弟弟小时候的保护人，如今已步履维艰，饭也吃得很少。我心忧虑，逼他多吃，回应往往是凄然一笑，摇摇头，聊天也打不起精神。与在北美的弟弟通话，学医出身的他半晌无语，末了说：二哥，他吃不下就不吃吧，你也不要硬逼了，让他喝点酒吧。哥哥与父亲一样酷爱杯中物，老三回国会带洋酒，我回老家必也带几瓶好酒，他很喜欢，父亲在时给父亲喝，老父辞世后留着我们回家时喝，自己则喝一些便宜的。这也与他的患病直接相关，真令人唏嘘感叹。

在一个晚上，我与妻子在院中海棠树前摆起桌椅，也说服了意图阻拦的老嫂子，为哥哥斟满酒杯，果然其精神有些振作。兄弟絮话，说到很多儿时的记忆，而说到养蜂岁月，说到裴作庄的洋槐花，他的话多起来，滔滔不绝讲了许多放蜂奇遇，还纠正了我的几处记忆偏差。月光如瀑，哥哥的眼睛不再暗淡，一变而炯炯有神，那才是我熟悉的目光。

哦，哥哥——  
（作者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

## 京华晨光

刘广

和风煦，  
蔷薇香，  
晨起读书味芬芳，  
双手推窗，  
燕儿清鸣护忠忙。

青草发，  
丝绦漾，  
篱头月季十里妆，  
唇角轻扬，  
京华晨光若故乡。

街角静，  
梧桐张，  
楼宇错落透霞光，  
茶炉破旺，  
新茶入口唇溢香。

不舍春月，  
夏已敲窗，  
携友处，  
撩沉香，  
清风常往。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吉林省政协书画院副院长）



## 枣花村

李春雷

土。几百年来，家家户户、房前屋后，村内外，处处枣树。

哦，枣树，中国北方最地道的乡土树种。

《诗经》曰“八月剥枣，十月获稻”；《韩非子》有枣栗赈济饥荒的记载；《战国策》中，苏秦在谈到燕赵之地时曾言，枣栗之利，足实于民矣。这些都说明，枣曾是北方的经济命脉，也是君王考量治国安邦的重要依据。

两千多年来，枣树始终是北方乡村的经典记忆。唐朝诗人刘长卿写道“行过大山过小山，房上地下红一片”。宋代诗人张耒笔下则别具意境：“枣经瓜畦经雨凉，白衫乌帽野人装”。

当然，最著名者，还是苏轼。“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车牛”，更是写尽了枣花时节的田园风光。

近人咏枣，首推鲁迅。客居北京时，他寓意深刻地写道：“我家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

枣树与国人的深厚情缘，还在于其实用性。

俗话说“桃三杏四梨五年，枣树当年就还钱”。而且，枣树生命力顽强，抗旱涝、耐苦寒，即使灾荒年，庄稼绝收，也能如常结果，续人饥肠。其枝干，堪称钢筋铁骨，不仅是高档家具的上选，还可制作切菜板、擀面杖、蒜臼、棒槌、木梳、筷子等等，全方位佐助人们的生活。

有趣的是，它也是农村婚礼的主角。新人被褥里和橱柜中，总要放一些红枣，喻示“早生贵子”。

的确，漫长的岁月中，枣树是每个村庄、每个家庭最常见的主人。虽然长相丑陋，粗粗笨笨，却憨厚诚实，像一个木讷无言的庄稼汉。毋宁说，它就是每个村庄的城隍庙，每个家庭的守护神。

枣树，早已扎根于北方乡村的灵

魂深处！

6月中旬，枣花落尽，根部便会长出青胎。风来了、雨来了，都会有楚楚青果凋谢，直让人惋惜呢。不过，勿要担心，枣树多子，尽管落下一层又一层，百分之九十九流产，但剩下的还是稠密。

三伏天，火辣辣的日头下，这些小精灵们赤身裸体，在光合作用的配合下，按照自家的祖传秘方，默默地酝酿着甜蜜蜜汁。而同时，身体也在日日夜夜膨胀，今天像豌豆，明天似珊瑚，后天便是葡萄大小了。看着那一根根果实累累的枝条，仿佛一个个幸福的孕妇，你会禁不住心疼呢。这时的你，再也不会埋怨它的懒惰了。

一夜秋风起，涂黄又涂红。枣儿们成熟了，定格为一枚枚赤红的椭圆，宛若村民们的一张张脸膛，似父亲的兴奋，如母亲的欣慰，若新娘的羞赧，像醉汉的狂癫……

中秋月圆，枣子落竿。孩子们挥舞着长长的竹棍，在树上扑打。枣子“噼里啪啦”落下来，像乒乓球，在地球上来回蹦跳着。间或砸到孩童的脑门上，溅起一声声惊叫、一阵阵嬉笑。那是乡村的狂欢，那是农家的喜庆。

枣子打下来，摊在房顶，晾晒，紫红紫红。可以做馍，可以酿酒，可以熬粥，可以款待客人。

冬天气，枣树又恢复虬枝干、粗笨黑熊，在冰雪中酣然睡去。村民便坐在枣木小凳上，品着醇厚的枣酒，嚼着香甜的枣馍，喝着蜜稠的枣粥。枣红的脸上，洋溢着枣红的微笑。

小村人，就这样生活在枣园里，泅渡着古色古香的岁月。初夏时节，整个小村，像一个文静的村姑，熏风吹悠悠，枣花落满头，扎着粗辫，眨着毛眼，吟着乡谣，站在今天的田垄，回眸着昨天的枣香……

那里，是最原始的故乡，是最立体的乡愁！  
（作者系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